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上塵天影  
第三十一回 良宵設誓絮語喁喁 吉壤安靈孝思摯摯

韻蘭方欲開口只見秀蘭笑道：「他們也不過玩意兒，況且是珊丫頭的門生，我算什麼呢？」珊寶笑道：「你也不用推卻，他們將來金殿傳臚之後，怕不是用白貼兒來見你呢。」知三方知道他們跟著秀蘭、珊寶學詩，佩纜便向文玉催令，文玉只得念道：楊維禎詩，水邊短竹夾桃斜，問明明是桃花，何以云斜？答云：竹外一枝斜更好。

佩纜道：「月仙姑娘接罷。」月仙想了一回，秀蘭笑道：「月丫頭為什麼只顧沉吟？難道江郎才盡了麼？」月仙笑道：「實在沒得好的說出來。」眾人笑道：「到底也要說一個才是。」月仙被逼，也不能再想，只得說道：

輕薄菜花逐水流，問明明是桃花，何以云菜花？說道：只因桃花淨盡菜花開。

眾人大家說：「還可去得。」月仙看著秀蘭笑道：「這回子應輪到你，難道也是做了江文通麼？」秀蘭被他一提，因略想一想道：

客舍青青竹色新，問明明是柳，何以云竹？答云：柳色深藏蘇小家。

佩纜道：「把意思改用了，妙極！這回燕姑娘了。」燕卿笑了一笑，念道：

陸游詩，落葉紛可拾，問明明是婦，何以云拾？答云：幾度呼童婦不開。

介侯拍掌道：「真是好心思。」柔仙也點首稱好。素雯笑道：「我也只有下句，喝酒罷。」佩纜道：「你到底說一句出來。」

素雯道：「我只有馬上相逢無紙筆一句上句，我想用紙筆兩字的句兒一時想不出來。」韻蘭道：「真也難想。」文玉道：「『揮毫落紙如雲煙』句好改不好改？」柔仙道：「毫字怎好當筆字用呢？」燕卿道：「《千字文》上的四字句好不好？」珊寶笑道：「這個不好，《千字文》如何上得場呢？若說這個書好引出來，將來天下的讀書人，記了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經》就好舉他博學鴻詞了。」素雯笑道：「原是我罰了一杯罷。」說著，將三杯一飲而盡。知三笑道：「枵腹的人，總要有素雯的酒量，還可到大雅的隊中混混，若既不通文又無酒量，也要算一個人，真是慚愧呢！」素雯笑道：「只算你文才酒量，都是淵博。」知三笑道：「我也不算得，我們的秋鶴老哥，還能當得起這八個字。」佩纜笑道：「不用混嚷，你們聽我收令罷。」因想了一想，念道：

少小離家老二回，問明明是老大，何以云老二？答云：老大嫁作商人婦。

眾人大家說好，賀了酒。湘君微笑點點頭。知三笑道：「佩姊姊你露馬腳了，為什麼不嫁讀書人？要嫁生意人起來？」倒把佩纜說得臊起來，飛紅了面孔，要啐。只聽友梅道：「時候也不早了，酒也夠了，我們吃了飯散席罷。」佩緩還不願意，要行前日公子章台走馬的四顆骰令，韻蘭也說好，眾人卻不過情，只得再把這令行了一回，方才吃飯，漱口擦臉，散席。友梅、知三、介侯坐了一回子，便坐車回去。眾姊妹也紛紛各散。韻蘭送秋鶴歸房，命伴馨回去，在樓上竹櫥裡取一瓶武夷的仙岩細茶葉，一瓶浙江的龍井茶葉，並將成大人送的一副茶爐花罐茶杯帶來，更要惠山泉中冷泉各一壇，命丁兒煮茗伺候。伴馨答應去了，韻蘭看秋鶴樓上掛著幾副對子，一聯是：

長劍倚少艾，短褐謁公卿。

一聯是長句，聯語云：

人欲殺我，我更欲殺人。憤怒仗青鋒，憑他鬼蠅陰奸，一劍揮來，再做出光天化日。

世不容才，才亦不容世。猖狂翻白眼，安得義皇渾噩，百年過去，且安排酒杯詩筒。

下面書房也有兩聯，一聯云：

藝范詩狂，塵天劍俠。

糟邱酒丐，香國情魔。

其長聯是舒平橋所贈的，句子是：

有文章，有經濟，有性情，大才何可以計？

能高雅，能風流，能落拓，使君於此不凡。

樓上一匾是取莊子之意，「神動天隨」四字，又有橫批一幅，自寫近作四首云：

妙才骯髒感伶俜，身世榮枯歷劫經。不信功名皆是幻，可堪文字竟無靈。人間項洞風雲變，襟上摩挲淚血腥。吐氣驚飛虹萬丈，匣中夜半嘯青萍。

生也無聊死便休，枯灰無計報恩仇。才庸但怕逢青眼，累重終難慰白頭。世有文章惟寫恨，天鍾知識只工愁。西風一掬傷心淚，付與寒煙絕塞秋。

登場傀儡盡衣冠，難把窮通付達觀。蒼昊何憑公善惡，紅塵無地住平安。卅年壯志雙丸促，千古雄心一劍寒。世事已灰狂氣在，登場咄咄逼人看。

矯矯人中欲化龍，少年回手可憐儂。生留俠骨身拼化，天縱豪情語不庸。萬里滄溟搖健筆，九華沆瀣漫層胸。幾年翰墨英靈結，不到窮途總不逢。

己丑孟秋，從軍交南，得與冶秋聯昆季盟，即用其集中贈六恨道人韻，率成四律贈之。

韓廢並書

伴馨來回茶具茶葉泉水都已取到，韻蘭道：「你同丁兒去煮來，我們品茗談心，你煮好了茶，在下邊伺候著，我談談便要回去。」伴馨答應著煎茶去了，韻蘭便在炕上歪著，秋鶴坐在書桌前面一支醉翁椅上，先談了一回家常。伴馨已將中冷泉煮好送上來，把武夷茶葉在壺中泡好，然後下去。秋鶴先斟一杯送給韻蘭，自己也斟了一杯嘗了一口說道：「果然清品，我這個茶已三四年沒喝了。」因道：「妹妹，我在俄國時節，托人在揚州京都探聽你的消息，毫無憑據，我憂得了不得，打諒今世不能見你了。誰知還有這一場未了因緣，人生遭際遇合，真是料不定的，不知我們後來如何結局呢。」

韻蘭歎氣道：「天下事料不定的很多呢，就是我也何嘗想到這個地方，本來與你渺不相涉，偏有這件題詩的事情生出來，當時你到底是有意呢無意呢？」秋鶴道：「這也是前世的緣，我也不過遊戲筆墨。因有一位同事說妹妹怎樣的好，我所以試試你的眼力，能識不能識，我先一年，在惠山眷一個金環，姑名叫翠梧的，嫁了人，我就心灰意懶了。想天下知我秋鶴的，惟有翠梧。翠梧已去，閨閣尚有何人知我？豈不知你偏來提我一提，我還不知道你有擇婿的意思，後來知道了，你想我是極心熱的人，可感激不感激呢？」韻蘭紅了臉，笑道：「這回子橫豎沒人，我老實告訴你，當時我見了你的詩，就看出你的肺腑來，便想從你的。豈知你早有妻子，我母親也無可奈何，只得受賈姓的聘。誰料他做出這件事來，早知要誤到這般，倒不如給你做個。」話未說完，面上已紅，便咽住了。

秋鶴道：「卿言太重，我那裡敢當？我且問你，賈公子現在究竟若何？」韻蘭歎氣道：「我知道他的信，我還到青樓中來麼？你外邊朋友多，可替我確確實實的打聽，我的身體便好歸著，恐怕到了三年，那姓莫的回來，我也不能不從他。我的意思，從定了一個人，也斷不肯反覆再生枝節，雖苦也要終身。你將來看我就見了。」秋鶴道：「本來應該早去打聽。」韻蘭道：「你說我不打聽麼？我不知費了幾許心，逢人便問，那裡問得出？」秋鶴道：「妹妹放心，這事在我身上，包管有個水落石出。但想妹妹父母的棺木，有在蘇州的，有在揚州的，趁你現在得意的時候，應該早早安葬。我卻想起來了，你信得過我，我同你先把這件事辦妥了，再作道理。」韻蘭道：「唉，這事我已經想了不知幾千遍了。上年我生母的柩，也已摧回，同父親母親的柩，厝在一處，又在七子

山之西木濱購了一地，豈知去冬方向不吉，不能安葬。我本來想今年清明前把他入土的，招堪與家選日，說三月初八日最好，否則要冬間了。近日來這園子裡多少姊妹進來，處處必須照顧，現在吳夫人又快到了，我難道好離開麼？仔細想，總得一心服妥當的人，先替我去辦妥，臨期，我到那裡監視入土。你想我這個人那裡能找出肯替我辦事的人來？就是有妥當的人，肯做這件事麼？我也沒法，只得錯了這機會，且到冬間再辦罷。」秋鶴道：「今兒已二十了，要辦也是時候了，你把寄厝的地方同墳地的山主姓名寫給我，我來替你辦去。三具棺木，我來替你扶去，就算孝子也不妨的。」韻蘭道：「雖蒙見愛，那裡敢當？托你辦這件事，你還有父母在堂呢。」秋鶴道：「這有什麼忌諱？我有一句真切話兒，同你說了罷，你莫告訴人，我愛服妹妹的意思，誰也比不上，但不能把心取出來給妹妹看罷了。但凡有什麼差委，除了要我性命，總肯竭力替辦。不信，我說個誓你聽聽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又要發呆性了，有什麼誓呢？只不過我心裡抱歉。」秋鶴道：「千萬不要抱歉，好妹妹，你委了我罷，我辦不妥當，回來你要什麼責罰我，我也願的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托你辦事，應該謝你，也沒見好責罰你的道理。」秋鶴道：「你不知道我的心，但凡能竭力幹了一件事兒，就算報答你一寸，你差我這件事，比登科極第還樂呢。」

韻蘭想了一想道：「這麼著，你就替我辦罷，我把這地方寫給你。」說著，走到書桌邊上，秋鶴也立起來，替他磨了墨，另點一枝洋燭。韻蘭便詳細詳細的寫了一紙，給秋鶴收好，笑說道：「我謝了你，你要算我同你生分，我也不謝你了。你再停一兩天，就要同我去先到墳上，橫豎磚石及界石，去年都已預備好了，你只好到觀音山水閣頭去請萬先生，同到墳客那裡，石灰炭屑，就在近處買罷。大約四五十擔夠了，一面找人破土開工，墳上也要備一個席棚，一面去把三具棺木僱只船運到席棚裡，到十二日我必定來到墳上。但工程雖不甚大，墳上也要幾株松柏，我這件事從沒經歷過的，以後你索性多住幾天，還要替我監視呢。但不知要多少費用，你替我估著。」秋鶴道：「大約有四五百金，也差不多兒了。這個款，我來設法報效了罷。」韻蘭道：「這個斷斷不能，我現在境況還好，區區費用，難道我不能使麼？你是寒士，那裡有這種閒款？就是你有錢，也沒這個名分道理，先人在地下，也不安的。我煩了你，已太過了，還要你賠錢，你要這個，我就不叫你去了。」秋鶴想了一想道：「也好，我廿二就去。」韻蘭也想了想，點頭道：「你廿二去麼？極好！我來替你僱船，費用都帶了去。」秋鶴道：「船也不用你預備，你把銀子交給我就是了。但是你初九日必要動身了，你的船就在上海，我替你僱定，叫他十二日來，預先約定，用小火輪拖帶。到了蘇州，開到七子山，不過一天工夫，你便住在船上，我命轎子來接你，最妥當的。」

韻蘭大喜，就此約定，心中自是感激。想秋鶴這般待我，也不知道前生有什麼因緣，又想我待他，並不甚奇，他肯如此盡心，我病的時候，又捨身救我，因笑道：「你當日割肉的地方，給我看看。」秋鶴道：「現在還有一個癍疤，何必看呢？」韻蘭道：「不妨，你總要給我看看。」秋鶴再三不肯，韻蘭再三催看，秋鶴只得解開衣襟，把胸露出，果然有錢大一個癍痕。韻蘭心中感動，便欲下淚，連忙擦著雙眼。秋鶴道：「本來怕你傷心，不給你看，這回又哭了，何必呢？」韻蘭停了一回，道：「弱質重完，皆出吾兄所賜，吾欲以身相報，作坡老之朝雲，香山之樊，素奈還有許多枝節。如不嫌卑賤，請今朝先結為兄妹，倘今生不能從君，來世再譜伉儷罷。」秋鶴便歡喜起來，說：「我早有此心，妹妹既有此言，深為僥倖，就此結拜何如？」韻蘭道：「甚好！我同你另點三炷香，就把這興隆殘燭供在桌上，你道好不好？」秋鶴道好。於是點了香，大家誓拜，默告神明，說：「現今我兩人先結兄妹，今世尚不成夫婦，來生願共倡隨，倘負此盟，神明不佑。」拜畢抬身，韻蘭不好意思，佯去翻桌子上的東西，說：「我來讀哥哥的詩稿。」秋鶴道：「我的詩稿多呢，明兒我敘了出來給你罷。今夜也不早了，大家總要歇息一回。伴馨候妹妹久了，你也去安息罷。」韻蘭把表上一看，已是三點了，笑道：「真是知己談心嫌夜短了，且明日再會罷。你明兒不用早起來，點心飯你還是到我那裡吃？還是送來？」秋鶴想了一回，道：「這麼吧，我沒事，天天到你那裡來吃，倘有客人一同吃飯，我先叫丁兒來知照你，便送來，橫豎我後天要走了，就是後來也照這個樣兒，你道好不好？」韻蘭道：「隨你怎樣都好。」說著便下樓來，秋鶴照著燈送到樓下，看他帶著伴馨走了，方命丁兒關門。丁兒住在樓下，秋鶴上樓安睡不題。

次早起身，先到顧府，晤見士貞、蘭生，送親女客，早已回來。方知芝仙在三月初也要帶著家眷到申。秋鶴說明要替一個朋友辦理葬事，大約二十天可以回來，倘芝仙到了上海，須替我說明這個緣故。現在冷秋家眷將到，我所以就居綺香園，以便照料，豈知還有這件葬事出來，他與我是生死相交，又無男子，倒不能不替他辦理的。士貞道：「先生盡管放心，他來了我叫小妾同小兒前去看他。不過親家家眷也將到了，他雖有辦差公館，本官未到的時節，是供應不週的。我關照他目下且住在我家，等子虛到了再說。他們一定不肯，倒說伯琴已同他約定。因姑太太婆媳寂寞，招他在園裡暫住幾時，一則園中獨門出入，二則辦差的公館，就是園北貼鄰，僅隔一牆，將來可以把門開通，我也只得任他鬧去了。昨日子虛親家有信來，大約月底赴部領憑，出月中旬，方能出京，接印總在四月。我本來要會他一會，奈店務要緊，大約百日後就要東行，不知可能見面。閣下客居不易，舍親又未必即來，鄙意要留閣下暫時代管外務，閣下又有這件葬務，也是待朋友的正事。弟現有旅費百金，請閣下暫時收用，若以為不安，弟將來還有求教的地方。要想做篇壽文賀賀一位欽使，閣下有暇，就替我揮一揮。」

秋鶴這時候正要用著，又知士貞出於一片至誠，不便推卻，只得受了。心中自是感激，當時拱手告別。士貞命蘭生送到大門，蘭生向秋鶴笑道：「你替辦的這件葬事，果係何人？」秋鶴笑道：「就是韻蘭的父母，葬到七子山呢，因他無人照應，我就替辦這事。」蘭生道：「你怎麼也認得他了？」秋鶴笑道：「其中卻有個緣故。」因將以前與韻蘭相識的事，略述一遍。蘭生道：「他原來真個是大家閨閣，怪道我看他絕不像青樓中的人。佩纓雖同我說過，也只知道他是好出身，也不知道與你有這番因果，這是很該替他辦，但你是賠不起錢的？要他的錢也說不出。我今兒送給你三百兩銀子，你替他辦得格外好，見得你的情意。」秋鶴道：「也用不了這許多，尊大人已經給了我一百兩了，倘然不夠，我寫信向你要。」蘭生道：「將來寄信，恐怕不便，我身邊現在有一張銀票在這裡，你且先取去，將來再說。」秋鶴道：「受你父子這般厚惠，只是不當。」蘭生道：「快莫說，我同你再分彼此麼？」說著，就取了出來交給秋鶴。秋鶴一看，是二百兩票子，就收好了，說：「你不要向人說這葬事來，芝仙來了，替我去問問好，你得空兒也去看看他。」蘭生笑道：「還等你說，我雙瓊妹妹也要來了，素秋嫂子也到園中，倒要熱鬧一熱鬧呢。」又道：「你看韻蘭這般從容，應該可以謝客了，你也提醒提醒他。」

秋鶴道：「這回我也初見，在珊寶那裡同他說過一句，據他說過了這個月，惟許幾個最熟的客人往來，其餘一概謝卻。卻聽說珊寶、秀蘭、碧霄、湘君、文玉，也不過十幾個熟客走走。柔仙、凌霄、月仙、幼青是有人包的，熟客走動，也不能過夜，不過帶局喝酒而已。焦燕卿、素雯還走生客，聽說素雯也要從良，有一個新孝廉現在進京會試，已經中了。八月回來，就要歸去的，不中便要捐個知縣，也就要娶的。只有燕卿還要擇人，我到替他可惜。」蘭生道：「回來我也要勸他們呢，好好的女兒，不能這個樣兒埋沒。」又道：「你回去同韻蘭說，芝仙也要住到園裡，把公館旁邊的牆也開一門，通到園裡，就是他們來了，要住公館也好，要住園裡也好，還有一個緣故，園牆開了門，他們就可以在公館出入，不走北便門也好的。」秋鶴點頭，就別了回園，到春影樓，韻蘭方才起身，秋鶴把上項的事通告了。韻蘭知道芝仙是文玉的相知，且係秋鶴、冷秋至好，豈有不允之理，便命在卮壇殿西首圍牆上開通一門，甬成一路，直達公館，這是以後的話。當日秋鶴就在幽貞館吃飯，韻蘭替秋鶴治裝，十分忙碌。晚間秋鶴又在彩蓮船請知三、友梅、介侯一班人。仲蔚也回來了，鬧了一黃昏。次日知三便要還席，秋鶴方把韻蘭的葬事告訴他們。韻蘭也向眾人說不能下葬的緣故，眾人還席之說，也只得罷了。仲蔚道：「七子山到極好玩的，我們這日也要來玩玩，就便公祭一回，裝裝韻蘭的體面，只怕秋鶴倒要暫做陪喪呢。」秋鶴道：「你們既然高興，就送韻蘭一起來，好不好？」仲蔚道：「恐怕園裡的姑娘有幾位要去呢，既這麼著，我們索性多僱兩隻船同走。芝仙初三進屋，過了初三四，他們搬家的事完了，我們同去走走更好。」韻蘭笑道：「諸位賞臉，固是美意，但總不敢當。」友梅笑道：「你回來請我們到春影樓暢喝一回酒就是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這還不足以報盛意，只好求我先父母地下之靈，保佑你們富貴壽考就是了。」說著眼圈兒紅了一紅，眾人也替他歎息。是晚席散。

次日韻蘭先把秋鶴的行李送下船中，一件一件的交代，開了行李單，費用一切都交代完畢，秋鶴也不便計較，說明通收好了。

晚間韻蘭又親送下船，知三等一班也來送行，秋鶴帶著丁兒，趕赴蘇州。

卻說韻蘭購的墳地實在七子山之西，木瀆之東，是山中小小的鎮市，有一個巡檢官馮姓駐紮該處。秋鶴在交南大營時，馮巡檢是一個下手的書記，鎮中又有一位紳士，姓文號墨緣，單名一個章字，是兩榜知縣，也在大營與秋鶴相識，文章在那裡鎮上，是聲名籍籍的。秋鶴到了，先去拜會二人，將來意告知，說這姓汪的是小弟的至親，已無男丁，只有女公子一人，所以弟特來代辦此事，惟時候侷促，請二位想個主意兒，最好造一所墳堂在那裡，方可以歇息祭祀，可惜招僱工匠，已不及了。文章想了一想道：「閣下來得恰好，弟現欲造莊房一所，須四月間動工。梁柱木料，都已做成，你要造幾間，就去搬幾間屋料，我還可以重做，且磚瓦石灰也都現成，運去又近，你只要招工就是了。」秋鶴大喜，一面就請文章代為招工。看了廿六好日，就破土動工。一面由馮巡檢責成工頭髮給工價，又喚了墳客計二來，命他去請堪輿，順便運了一船本山細石，就央文鄉紳派人督工。秋鶴自己再到城中，把靈柩運來。

看官，天下的事，只要有財有勢，秋鶴得了二人照應，果然眾擎易舉。六七日間，五六間小墳屋樑柱，通已架起，運的山石又近，價值又廉。一面僱人趕緊砌築，到三月初十日，通一律完工了，一面鋪砌地平。墳上拜台石柱，也都告成。開好金井，不過用了數百元，真是從從容容。感謝馮文之力。地方上知道秋鶴與馮文二公都是舊交，誰不來趨奉！十二早，韻蘭已到。帶著珠圓、玉潤、伴馨三個丫頭，園中姊妹來的是碧霄、珊寶、秀蘭、凌霄、月仙共坐了一隻大船，是小火輪拖帶的。這裡秋鶴已在新墳屋預備牀榻又預備幾乘轎子，把他們一一接到。韻蘭看見了墳堂屋子，倒詫異起來。想這個急就章，怎樣做出來的？秋鶴將以上的情節告訴一回，又問湘君不來麼？韻蘭道：「他到西湖拜佛去了，是月底動身的。」秋鶴又問知三等何故失約，韻蘭笑道：「他們有什麼不來的道理，他在城中逛園，明日來呢。」因將碧霄擒盜及洪素秋、芝仙家眷搬進園中的事告訴一遍，說這幾日來園中很熱鬧，只差你不在那裡。初一日他們還同我做起生日來，豈知吳奶奶也是這天生日，兩邊竟日的喧嘩，實在繁華極了。秋鶴笑道：「三月朔是萬春節，你們兩人同生日，也是極難得的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我且問你墳屋工程這般神速，倒也罷了，但是你帶的銀子夠使麼？」秋鶴笑道：「你且莫問，回來我再告訴你，開報銷帳就是了。你們今兒到底歇在岸上，還是歇在船中？」碧霄笑道：「兩天在船上，不大舒服，我們都要住在岸上了。」秋鶴就命計二將行李搬來，一面命菜館子裡預備筵席。恐怕明日姓文的同馮巡檢都要來弔，我只得替你叩謝了。韻蘭感謝不盡。秋鶴又命計二向文家借了一套素服，一套吉服。」

到了次日，知三伯琴仲蔚介侯友梅先已趕到。芝仙也趕到了，與秋鶴略敘一番別緒，大家知道是新仕道台的大公子，誰不欽奉。馮巡檢更是格外周全，連文太太馮太太也都來見韻蘭。地方上的人，看他如花似玉，只知是官家內眷，那裡料得他是門戶中人。又有幾家墳鄰，也都來弔。男則秋鶴，女則碧霄等一一替他酬應。四方看的人也不計其數。入土之時，韻蘭穿了全白，哀哭一場，秀蘭珊寶珠圓玉潤伴馨也陪哭一回。文墨緣馮巡檢及幾個墳鄰來弔，秋鶴一一謝了。文太太等女客，由韻蘭還禮，鼓樂升炮，熱鬧異常。知三等弔過，吃了飯，又到他處玩，先與韻蘭訂定十五日晚就在閩門外接官亭等候，一同赴申，小火輪也等在那裡。這日惟秋鶴韻蘭最忙，到了夜深，方才了結。兄妹二人，都住在墳屋中，燈下把用帳次第開發，秀蘭等替他計算登冊。韻蘭再將造屋的情節問起，秋鶴便把土貞所贈及蘭生的兩款告訴他。韻蘭方才恍然，倒也並不告謝，自念賴秋鶴用心，做到這種局面，也算不負父母了。這麼一想，自是安慰歡喜，又念到自己孤單，備嘗辛苦，今日了此大願，母親到底知也不知，不覺又是淒然。

秋鶴勸慰一番，說：「妹妹，這回子，我心裡萬分快慰。你也不必愁悶。你想這個局面，你看了也該吐氣，平常人家，也辦不到這樣的。但願你自今以後，早得所天，我也是如天之福。」韻蘭道：「文家這樣費心，須要送一副重禮，我船中帶來送你的一身袍套及土儀數種，就送了他罷，你要回去再做。」秋鶴點頭道甚好。我替你想，有了墳屋，必須看守之人，有看守之人，必須籌畫經費。我同文紳士談過，他說東埂子有十畝山田，離這個墳不遠，只需三百千，都可以完割了，你就買了這個田，就交給計二，命他看守。你每年來祭掃一二回，從此可以一勞永逸了。」韻蘭道：「此番我帶來的銀子，要想買些蘇州土物。這麼著，且把這款用了，不夠，我問秀蘭借。他獨帶來二三百元，要兌金釧，我要借，他應該也肯。」珊寶道：「我借你百元。」秋鶴道：「更好了！我明天就去辦理交割。」韻蘭甚喜。到了次日，一面命人做塚，築月灣，一面督工砌石種樹。韻蘭上了新墳，秋鶴去買墳田，並將衣袍土儀送與文章。文章再三推辭，方才收受，便與秋鶴將東埂子的田產立契成交。秋鶴即托他有便進城時，向冊房過戶，這節不表。

韻蘭在墳上又住了兩日，眾姊妹已另僱了船，先進城中逛去，也於十五日約在婁門等候。韻蘭見墳上各工完備，諸事也都妥當，方才與秋鶴動身。到婁門會見了諸人，便回到上海來。登岸後，先各分散，姊妹均回園中，秋鶴進了園，先到顧夫人處請了安，又見了洪素秋，談了一回冶秋的事，方知冶秋又有信來。大略謂久未歸省，苦憶慈親，現在敵人大隊，都赴蘇關，此地軍務稍暇，即回里一行，稍伸孺慕云云。秋鶴得了這信，自是歡喜，然後再到陽府，見了程夫人。到書房來，芝仙、蘭生、蕭雲都在那裡，彼此相見了，秋鶴與蕭雲別已多年。知己談心，親愛可想。彼此各把前後所歷暢敘一番，只見雙瓊出來，見了先生，秋鶴笑道：「兩三年不見，長得這麼大了，現在用什麼功？」芝仙道：「三災六病的，也不能用功，不過鬧這個機器，現在到了園中，與馬姑娘、玉姑娘好得了不得，天天去玩一回。鏗的、鑽的好似開了銅鐵廠似的。」秋鶴笑道：「他們要做氣球，你知道這個麼？」雙瓊道：「小氣球卻已做過，大的還不知道，我幾次細看這個樣，大約是一個道理的。」秋鶴道：「你這個小的且取出來給我看看。」

蘭生笑道：「我去取來。」雙瓊道：「你把鑰匙帶了去，不開門，好取麼？」遂把鎖鑰交給蘭生。去了一回，果把小氣球取來，笑嘻嘻交給雙瓊。蕭雲笑道：「秋鶴你不知道又收了小門生麼？」秋鶴道：「誰是小門生？」蕭雲笑指蘭生道：「他常跟著雙瓊妹妹看他做什麼，問這個，學那個，叫他取東西就取東西，叫他燒火便燒火，不是雙妹妹的門生，你的小門生麼？」說得秋鶴、芝仙、雙瓊皆笑了。蘭生笑著不語，雙瓊把氣球理了一回，加了些氫氣，只見這個氣球，就在屋中升起來，下邊把一根細絲繩帶著，那氣球在空中晃晃蕩蕩的只想要上去。蕩了一回，氣盡方止。秋鶴看這球用薄橡皮制成的，大可如斗，下邊拖籠，皆仿大氣球制成，不覺極口稱贊。因命放好，問蘭生道：「你幾時來的？」蘭生道：「初七到這裡的。」秋鶴笑道：「你同我去看看我的寓。」雙瓊笑道：「我也跟先生去看看。便叫蘭生把氣球去放好了，再出來同去。蘭生抱著氣球去了一回，方才出來。只聽得裡面程夫人說道：「莫忙，仔細栽倒，他們等你呢。」蘭生便走了出來，蕭雲道：「我們一同去看看，中門沒鎖麼？」秋鶴道：「我鎖鑰在這裡，鎖了也不妨。」芝仙道：「我也有鑰的。」雙瓊笑道：「蕭哥哥沒鑰麼？我明兒做一個給你，這中門須常關常鎖的。蘭生哥哥我也給他一個鑰。他們園裡的姊妹大家給他一個，這個鎖的鑰，他人不能做的。」秋鶴笑道：「你明兒也給我一個。」雙瓊道：「我這個給先生，我明兒再做罷。」蕭雲笑道：「鎖是你做，鑰也是你做，倒成了一個銅匠了。」眾人笑著已出了中門。只見佩纓走來說：「姑娘請四位爺去吃晚飯。」秋鶴道：「他們要去看我的房屋呢，看了再來。」說著一同出來。蘭生攙了佩纓的手，先走。雙瓊看見一個蝴蝶兒，叫蘭生捉，大家沒聽得，雙瓊負氣不走，眾人沒理會。到了彩蓮船，開門進去，大家見了稱贊不絕。佩纓道：「我們去罷，姑娘等久了。」秋鶴回頭一看，不見了雙瓊，因道：「雙姑娘呢？」芝仙笑道：「阿呀，方才一同出來的，那裡去了？」蘭生道：「我也不留心，他好似跟在後面的。」佩纓笑道：「我看他到了幽貞館背後竹子邊，轉了灣，好似臉上不悅的意思。」蕭雲道：「他一向氣球鎖鑰的很樂，莫非他從西邊走麼？」佩纓道：「他從西邊走，要抄過漱藥■，流霞橋，東首柳堤廊，從牡丹台向東大轉灣，他豈肯繞這遠路？吾道他送你們出來，我也忘了招呼，恐怕他已經回去了。」蘭生道：「胡說他很樂的，要來玩，回去什麼？」佩纓冷笑道：「就算我胡說。」秋鶴道：「且到幽貞館再說。」於是一同過來，雙瓊卻未到過。眾人料他回去，也就罷了。

韻蘭笑著迎出來，先謝了蘭生的幫助，蕭雲、蘭生重新見過，大家坐了問問葬事，及路上的景致。佩纓倒上茶來，蘭生道：「我自己來倒。」佩纓笑道：「本來不給你喝。」便把茶自己喝了，蕭雲笑向韻蘭道：「這幾天怎麼辛苦？」韻蘭笑道：「我卻

好，倒辛苦了秋鶴。」蕭雲笑道：「你將來謝謝他就是了。」韻蘭道：「小恩可謝，大恩不可謝。我方才回來，外邊送了一尾鱈魚來，算極新的了，我請你們吃個新鮮味兒。」就命裡頭開飯，一回搬上菜來，眾人隨意談心。秋鶴道：「蕭雲來了，沒見湘君麼？」蕭雲笑道：「我到這裡，他已經去了數天，這回子也快回了。」韻蘭道：「你搬進來沒有？」蕭雲道：「昨日才搬呢。」芝仙道：「近日桃花想已大開，我們幾時到鬧紅樹去玩一天？」秋鶴道：「明兒去找知三，要他做東。」韻蘭道：「不是十九，定是二十，我在那裡請你們也不用找他費鈔，我本來要請請他們，就請蕭雲、蘭生陪客好不好？」蘭生道：「我恐怕就要回去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不論你回不回，你到這日總要來一敘，我們聯句何如？」秋鶴道：「極好！我倒有一法兒，既要聯句，不如先立一個詩社，《紅樓夢》上有個海棠社，我們就名桃花社。」韻蘭道：「論起詩社來，我們園裡倒很有幾個詩人，就是佩纒的詩學，近日也去得了，若加上知三、仲蔚、介侯、暱士、友梅、伯琴你們男的十一人，我們珊丫頭、秀丫頭、碧丫頭、幼青、月仙、文玉、燕卿、佩纒、玉田、柔仙我也是十人，可惜素奶奶、珩奶奶、雙姑娘未肯入社，否則再加上湘君，倒是二十四品了。」秋鶴笑道：「你要他三人入社，也不難。須請芝仙作力保，請我們男客另在一處，他們或者就肯了。」說得佩纒高興起來，說：「姑娘就定十九罷，鬧紅樹旁邊，橫排另有院落，讓男客在外院，我們在意春軒裡，倒是極妥的。」韻蘭道：「你莫忙，奶奶小姐不知道肯不肯呢，就是肯了，恐怕太太少爺不肯，就是都肯了，這件事雖是遊戲，也要正正經經的辦理方有格局。即學《紅樓夢》海棠社的舊法，必須俟奶奶小姐允了。我們再做一個啟，恭楷譽好，然後再去邀他，方見我們誠心，不肯草率，就是他們賞臉，也有一個解說，否則一說就邀，一邀就到，一到就吟，成個什麼局面？非獨入社的不肯輕來，便著書的也不肯如此率直呢。」芝仙笑道：「只怕你們不能誠心，若果像個開社，非但我的妹子我的山荊肯到，你若同伯琴、暱士說了，連這位孫奶奶、雪貞姑娘恐怕也肯簽名呢？」韻蘭道：「這倒未必穩妥，他們在南市，為了這件小事情，特來逛園，恐也無此興致。」芝仙笑道：「你卻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了，只要請冷秋嫂子把他二人請來，親戚往來是常有的，他到了冷秋嫂子那裡，就請冷秋嫂子同他說妥，你便自己去請，必然情不可卻，這件事就成功了。」佩纒大喜，說：「就照這個議論極好，吳奶奶處我去求他，請他接一位姑奶奶、一位孫小姐來園，請他入社，伯琴那裡須煩那位爺去說一聲兒，這個啟我今夜來擬，請姑娘削改，再行騰正，我就算社中司事。每人說妥後，各發一副請貼，並小啟去請，好不好？」蕭雲笑道：「佩纒真也高興，伯琴那裡我替你說去。」佩纒感謝不盡。眾人吃畢，彼此約定，方各散去。蘭生一逕來看雙瓊，且俟下章詳述。